



贵为“太子”，蒋专员治理赣南五年有余；
谜团背后，史实将一一揭开其中隐秘。

蒋经国

早年之谜

罗旋◎著

章亚若是如何引起
蒋经国关注的？

蒋经国是如何积极
反共的？

熊式辉为何决定派遣
蒋经国去赣南？

蒋经国是如何面对
后妈宋美龄的？

蒋经国如何化解自己
与父亲之间的矛盾？

从红色苏维埃党员
到国民党改革先锋

JIANGJINGGUO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蒋经国

早年之谜

罗旋 著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经国早年之谜 / 罗旋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96-5574-1

I. ①蒋… II. ①罗… III. ①蒋经国(1910~1988)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8310 号

书 名: 蒋经国早年之谜

作 者: 罗 旋 著

策 划: 田 军 岑杰

责任编辑: 宋晓津 郝玉敏 编辑部电话: 010-51873064

封面设计: 刘永伟

责任校对: 王 杰

责任印制: 赵星辰

出版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 (230071,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 <http://www.awpub.com>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 第 1 版 2016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9 字数: 250 千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396-5574-1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187317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51873659

目 录

第一章 走进赣州之谜 001

调任赣州之谜 001

立志建设赣南之谜 004

第二章 “三把火”之谜 008

“三把火”点燃了吗？ 008

禁烟禁赌真相 010

肃清盗匪之谜 016

禁娼妓与除暴安良秘闻 017

第三章 用人管人之谜 019

与共产党的关系之谜 019

培养干部之真相 024

重用章亚若之谜 032

第四章 “天伦之哀”之谜 040

回国先拜宋美龄之谜 040

回乡生活秘闻 045

毛福梅之死真相 048

第五章 思想大拐弯之谜 053

特务活跃之谜 053

睁只眼闭只眼之谜 057

老蒋为小蒋洗脑之谜 062

积极反共之谜 064

第六章 新赣南的“幻想”之谜 071

幻想与理想之谜 071

三年建设之谜 073

近乎疯狂的禁令 075

建家运动之谜 078

举行“干部讲习会”之谜 080

第七章 “自我塑像”之谜 091

为何要塑造独特的形象 091

“油库事件”之谜 094

乡长“死而复生”之谜 096

军统与 CC 派互咬真相 097

为什么要杀任锡章 098

第八章 妻妾生活之谜 103

为什么娶了一个异国妻子 103

揭开夫妻生活真相 107

章亚若为何去桂林 109

章亚若死亡真相 111

谁是谋害章亚若的凶手 115

第九章 新赣南“土特产”之谜 120

“救济委员会”之谜 120

“囚犯政策”之谜 121

创办儿童新村之谜 123

打击“囤积居奇”之谜 124

第十章 人去政息之谜 127

土豪劣绅反对新政之谜 127

民众反对新政之谜 129

舆论界反对新政之谜 131

调离赣南真相 134

赣州,只是一块垫脚石吗? 137

第一章 走进赣州之谜

DIYIZHANG
ZOUJIN'GANZHOU
ZHIMI

调任赣州之谜

赣州古城,原名虔州,据传,宋朝有个校书郎,给皇帝上奏本说,“虔”字虎头,是个凶名,天下太平,唯独此郡不安定,于是改名赣州。

这里闭塞、落后,却是古代进入广东的必经之道;这里民风勤劳纯朴,却曾被称为蛮荒之地;这里山川秀丽,却又瘴气甚盛;这里资源丰富,却又贫穷不堪;这里似乎与世隔绝,却又动荡不安。

尤其到了抗战期间,这里陡然繁华起来,江西省会迁在泰和,广东省会徙于韶关,此城正好居中,距两个省会都只二三百公里左右,成为南北前线的后方,因而商贾云集,难民蜂至,熙来攘往,畸形繁荣。

这个城市小巧而洁净,却是十分复杂的地方。土豪劣绅,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统、军统特务,帮会道门黑势力在这个小城市里又有各自的范围。这里成为藏龙卧

虎、藏污纳垢之地。这里社会风气败坏,众多势力倾轧,成为政令难及的“化外之地”。江西省政府派来这里的专员有如走马灯,大都待不长久,王有兰任期一年九个月,马葆珩任期七个月,继任专员刘已达从1938年4月上任,到1939年3月,不过一年时间,就已到了如坐针毡的地步。

追根溯源,要追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头上。熊式辉,江西安义县万家埠人。1931年,蒋介石亲自担任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的总司令,坐镇南昌。熊式辉被任命为参谋长,所乘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失事,摔断左腿,从此走路一脚高一脚低,江西人叫他“飞天拐子”。此人深得蒋介石宠信,赣南问题,是他自己种下的苦果。

那是北伐时期的事。有个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的陆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是赣南石城县人。此人朝秦暮楚,时而投诚孙中山,时而归附陈炯明,时而又投降北洋军阀阎锡芳。1925年,他又起义参加北伐,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

并派熊式辉为该军政治部主任。后在攻打抚州时，第一师师长阵亡，熊式辉才兼任师长。从此他野心勃勃，觊觎军长宝座，想取而代之。赖世璜早有戒备，二人时常发生龃龉，终至打山东临沂失利，返回江南后，赖世璜将熊式辉免职。熊式辉在上海蛰居了一段时间，打听到孙传芳派一赣南老乡找赖世璜诱降，许他事成后任江西督军，赖世璜答应倒戈。熊式辉将此事密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白崇禧派人在上海将赖世璜逮捕，处决于陆军监狱。于是熊式辉接管十四军军权，继任军长，从此青云直上。

冤家路窄，四年后，熊式辉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南留下的赖世璜旧部和同学、同乡，当然不会忘记旧仇。抗日战争初期，他们聚集在一起，打着抗日救国旗号，招兵买马，成立地方部队。熊式辉怕他们在赣南这块多事之地闹事，不得不安抚他们，把他们编为三个保安团，直属省保安司令部；委任大余人赖天球、刘卓夫，信丰人王廷驥为团长，驻扎在赣州至广东的南康、大余、信丰县一带。此举更增加了赣南局势的复杂性。专员马葆珩上任半年，就干不下去，提出了辞呈。

熊式辉为解决赣南问题，煞费苦心，想物色一名有靠山有魄力的专员。他在国民党里面属于新政学系首脑，苦在这个“组织”并没组织形式，只有上层人物，不像复兴社和CC，有自己庞大的基层组织。熊式辉在江西当政，全靠他手腕灵活，运用与策动各派系人物。这个老练世故的

政客，冥思苦想许久，终于找到一个最适合调解的人选——蛰伏在赣州的省保安司令部督练处少将处长蒋经国。

说起来，蒋经国到江西工作，多亏熊式辉在一旁鼎助。他于1937年3月从苏联回国后，处于一种微妙而尴尬的境地。蒋介石先不给工作，让他回溪口老家，闭门读古书，灌输忠孝思想洗脑。赤缸染红的，必须在漂缸褪白。就在此时，善于体察上意的熊式辉向蒋介石进言，让蒋经国去江西锻炼锻炼。这正中蒋介石想让儿子到下面经受一番考验的心意，他慨然允诺了。

蒋经国来到江西的第一个职务是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这是一个增设的虚职，熊式辉原只是给他安置个体面而舒适的位置。谁知蒋经国在苏联经过十二年的磨炼，回国后正值“西安事变”后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抗日救亡正当高潮，他年富力强，很有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哪里坐得住冷板凳，竟然认真地当起了这个副处长，常常出其不意地到各保安团队检查工作，搞得军风军纪甚差的官兵很紧张。保安团是熊式辉首创的“江西特产”，当官的多是他的亲信，不时有人找上门向他诉苦。

此时熊式辉为了迎合国共合作抗日的潮流，正要开办一个地方政治讲习院，聘请了许多社会名流任职任教，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夏征农等都应聘而来。熊式辉便借这个机会，改调蒋经国为政治讲习院的军训总队长兼训育处副主任。蒋经国仍然认认真真地去干这一差



在苏联工厂工作时的蒋经国

事，每天一早亲自主持全体学员的朝会，还穿草鞋带学员到附近农村劳动，在烈日下带头下田耘禾。讲习院只办了一期，就因日寇进犯赣北，战事告急，停办了。

此时，熊式辉接到不少人的密告和警告，说蒋经国来江西不到一年时间，其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像共产党的一套，别人又不敢约制，如此下去，将来如何向总裁交代？熊式辉思虑再三，决定让蒋经国离开省会，去抚州温泉训练新兵，职务是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不久，因战局影响，督练处南迁，蒋经国就这样无声

无息地来到了赣州。

熊式辉让蒋经国出任专员，简直妙不可言，可以一箭三雕，彻底解决他最感头痛的无法解决的难题：其一，赣南曾是中央苏区，红军虽已长征离去，游击队也已改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威胁着国民党基层政权。曾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深得其中奥秘，必有方法根治。虽然人们视其为“赤色王子”，但他相信蒋介石定能驾驭亲生儿子。其二，赣南一直属广东势力范围，境内公路运输、钨砂外销的大宗收入，

都落入广东人腰包,与广东交界县的县长都要由广东推荐。收回主权,只有借重这位“太子”。其三,赣南各派势力倾轧,谁也无法控制局势,只有高高超越这些势力而又有无形“尚方宝剑”的蒋经国,才有可能制服群象。这样的人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一面把简任四级公文呈报行政院批准,一面打电话给老友——政学系首脑张群,请他面奏蒋介石,取得同意。

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而顺利。

立志建设赣南之谜

1939年6月11日,蒋经国就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一年,他进入了而立之年——三十岁。

这是蒋经国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起飞点。这位精力健旺、雄心勃勃,很想干一番事业的蒋家“太子”,初来江西时,曾经要求给他一个县,让他做试验,搞一个抗战建国模范县。当时熊式辉不放心,怕他搞苏联那一套,便婉拒了。现在,给他的不是一个,而是十一个县:赣县、南康、大余、信丰、上犹、崇义、安远、寻乌、龙南、定南、全南,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土地,一百六十万人口。

然而,上班的第一天,情景却是冷清的。国民党的官员自带班底,刘已达一走,一些秘书、科长自动离职,把办公用品也带走了。事后蒋经国慨叹:“记得本人接任的第一天,批公文没有毛笔,临时从街上

买来,这是多么凄凉的景象。”

专员公署的房子也太陈旧,还是前清建筑,从米汁巷一号进去的大门实系侧门,正门在一条偏僻小巷深处,条石门框上镌有“景凤山”三字,为城内三山之一,早已封闭不用。侧门做了正门,进去是一条卵石路,向右拐进门便是正厅礼堂,居于“山”顶。拾级而下通向正门处,有一马蹄形两层建筑,楼房的回廊与大厅地面齐平,是各科室的办公室。偌大一个军政最高机关,挤在这样一幢古老阴森的建筑里,确有些寒碜、落寞。

蒋经国明白熊式辉把赣南这个癞痢头交给自己剃,有其用心。他对仕途并不乐观,他的政治资本也如这建筑一样寒碜,他在政界是非常落寞的。在共产党营垒他待了十二年,而在国民党内他还是个新党员。国民党十分注重资历,同是黄埔系,还要看第几期。党内派系林立,当官不靠派,就难以立脚,而他什么派也不是,他是孤军。

他唯一可恃的是“太子”身份。但是,他与老蒋的裂隙,到现在还未完全弥合,父子关系一直存在芥蒂。他是在母亲毛福梅身边长大的,相貌也肖母不像父,圆圆的脸庞,厚实稍矮的身材,都像其母。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合,让毛福梅离婚不离家。他非常同情母亲的命运,母子之情十分深厚。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声讨蒋介石的大会上,蒋经国是登台演

讲的学生之一，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全体学生的热烈掌声。

1927年4月16日，苏联《消息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聚会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由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父亲的声明，可能是在高压处境下的产物。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民的尊敬。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到处有人打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

1936年1月，蒋经国又在《真理报》上发表《给母亲的信》，措辞仍是激烈的：

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

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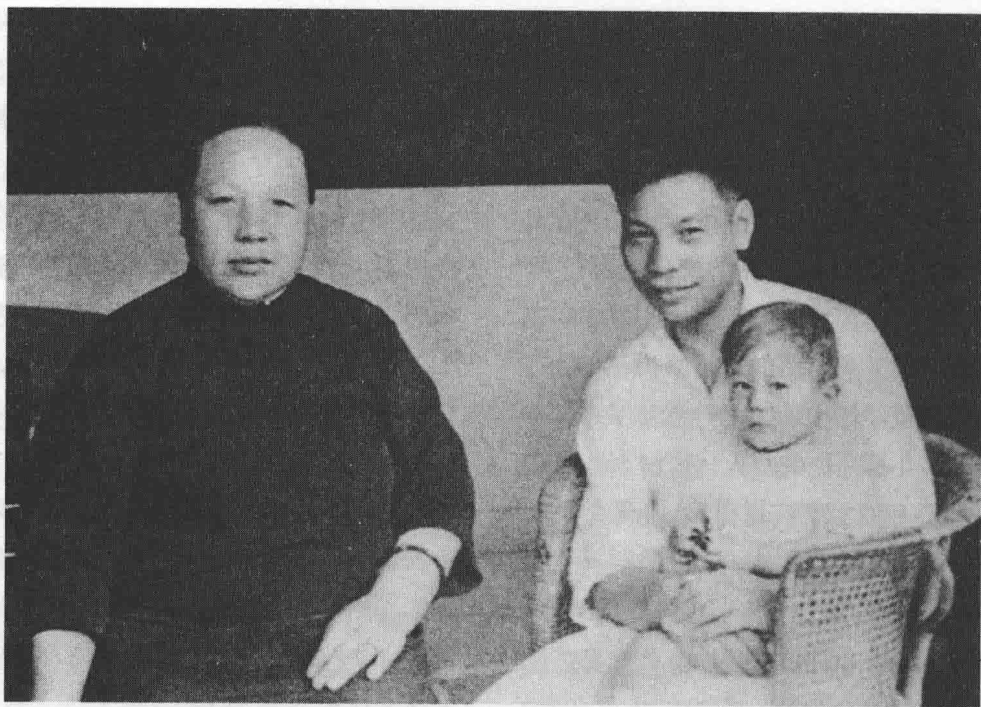
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的研究，越来越有认识。您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了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

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您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掉他、消灭他！

虽然事隔多年，父亲能理解儿子当时的处境并非完全自愿，但它在父子间的感情上，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所以蒋经国归国后，蒋介石让他等了两星期才见他，之后立即安排他回乡读书反省。现在，蒋经国虽可利用这种亲缘关系，但民国终究不等于皇朝，并无太子之位，何况那时蒋介石还只五十三岁，远不到考虑继承人的时候。蒋经国可以借助这棵大树，但他是相信强者哲学的，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积累政治资本，走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他就用行动赢得了“老表”的赞誉，人们已在传扬他的许多惊人的甚至传奇的行为：

在南昌，有一天他的二纬路寓所门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苏联归国后的蒋经国怀抱长子孝文与母亲毛福梅在溪口家中留影

停了几十辆黄包车，过往行人以为是宴请达官贵人，但奇怪的是，不见一辆小汽车，而且车夫也不见一个。后来才知道，蒋经国这天请的客，全是黄包车夫。他是在做社会调查。

有一次，他穿便装去饭馆吃饭，见一军官盛气凌人，堂倌稍有怠慢，便将一碗饭朝堂倌脸上泼去。他立即上前指责，那军官不但不认错，反而恶声辱骂。他也不动气，只从口袋中抽出一张名片。那军官见了顿时换上一副可怜相，连声求饶。他也不说什么，只记下军官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事后，那军官被关了禁闭。

在赣州，有一次他驾车经过小街，压

死老母鸡两只，立即停下车来，寻到鸡主，道歉后赔偿法币二十元。

……

一般老百姓，素来重正统观念和清官思想，蒋经国正好符合这双重条件。

赣州的抗日爱国进步人士、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对蒋经国接任专员寄予很大希望，甚至抱有幻想，他们凭的是蒋经国的简短履历表：

1925年春，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投入进步学生的反帝运动，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罪名开除学籍。

同年6月，在北平海外补习学校学俄

文时，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关押两周。

同年10月留学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加入共青团，后为候补共产党员。在苏联学习、劳动、工作十二个年头。

.....

至于各种地方恶势力，互相矛盾着又互相勾结着的各派、各帮、各会、各路人物，则在注视着他的动向，准备对策。

进步的、反动的，上层的权势人物、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拭目以待。

第二章 大革命

第二章 “三把火”之谜

DIERZHANG
“SANBAHUO”
ZHIMI

“三把火”点燃了吗？

在蒋经国就任专员后的一次咨询性会议上，当他提出治理赣南的第一个口号——“除暴安良”时，有如一颗炸弹引发，四座皆惊。

然而会场却鸦雀无声。在座的有地方名绅，有民众各团体各行业代表。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最后把目光集中在商会会长刘甲第身上。他向来以商界代言人身份出现，这次当然不能缄口不言。但他在这种场合，不得不斟酌措辞，小心翼翼地开口说：“蒋专员体察民情，提出‘除暴安良’，当然可以赢得人心。不过，依鄙人之见，这四字内容虽好，但过去被造反农民和绿林好汉所用，共产党也曾用以笼络人心。以国民政府名义提这种口号，似乎欠妥，可否改换一种提法？”

“依你之见呢？”蒋经国早闻其名，注视着问他。

“是否可用‘加强治安’‘安定社会’？”刘甲第提出。

蒋经国听了摇摇头：“这两种提法，不能包含除暴安良内容，引不起社会震动。我来江西一年多，做过一些调查，民众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不采取霹雳手段，不能威慑恶势力。我说的‘除暴安良’，包括打倒土豪劣绅！”

“这，专员大人，恕我冒昧直言，当年共党在赣南搞苏区，就曾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再提，恐会引起误会。”刘甲第并不退缩，话语钝中藏锋。

蒋经国笑着说：“刘先生不必担心，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专员，不会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外面有些流言蜚语，纯属无稽之谈。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是搞阶级斗争，我们呢，只不过为了安定社会，打击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恶人。”

这一说，在座的人才松下一口气来。蒋经国便扭头对身旁分管抗敌后援会的秘书周百皆说：“周秘书，请你明天派宣慰

团去东门城墙，写上八个大字，‘大公无私、除暴安良’，要让河对面看得清。”

在座人见是已定施政方针，自然不敢再说什么。

蒋经国接着说下去：“新官上任三把火，本员自不例外。至于烧哪三把，考虑还不成熟，请诸位多多议论。当前危害社会最大的是烟、赌、娼、匪，把它们统统烧掉，还是先烧三把，请大家各抒己见。”

鸦片在江西禁而不止，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五次“围剿”时，为了筹措军费，特许施行“寓禁于征”的结果。江西省政府设立了“特种商品公卖处”，由熊式辉的亲信余守真任处长，专门经营鸦片买卖。凡贴了印花的烟土，可以在市面公开出售，同时准许民间开烟馆，按烟灯多少收税。现在这种公开营业的烟馆虽然没有，地下烟馆“燕子窝”仍然存在。广东军阀出资开办的仁记宝成行，仍然经营着烟膏生意。烟鬼只要有钱，就可买到烟膏在家受用。

赌风是粤军驻赣时兴起的，为了就地筹饷，他们物色代理人，开设一家“大有赌博公司”，包下本城最大的大中华旅社做总赌场，在楼口挑出白布红边黑字旗帜“大有公司银牌饷馆”，并包了十多家酒楼、旅社做分场。这种赌博，让人赌得眼红，赌得发疯。有人用汽车钥匙做赌注，一次输掉一部车；有人在赌场放高利贷，叫“放马”；还有兵贩子在门外放债，赌赢了还债，赌输了乖乖地去当壮丁。

粤军撤走后，赌博公司虽然关闭，赌

馆也取消了，但是番摊赌在民间仍然盛行不衰。乡间没有赌桌，就地上赌，没有白色围棋子，就用碎瓷片当摊皮，照样赌得过瘾。至于妇女、老人酷爱的赌具——麻将、牌九、纸牌，那就更加普遍了。

蒋经国在他写的《赣南春秋》一书上，记述了他下乡视察时的见闻：“三南有个鹅公墟，是赌博有名的地方。当地人看小孩有没有用，就看他会不会赌钱，会不会赢钱。不会赌钱的孩子，在他们看来是傻瓜，没有用处。”“赌风之盛，别的地方比不上赣南，有许多人都靠赌为生。有的因为赌钱，把全部家产卖掉；有的因为赌钱，被人杀死；但也有赌博发了大财的。从前去广东的那条公路上，除了雨天在屋内赌，晴天赌博的桌子都摆在公路上，有时汽车经过，还要跟他们商量让路，不然的话，他们不理你，车子就没办法开过去。”

娼妓，也是粤军驻境时兴旺起来的。收税的除了直接税局，收取工商各业的税，另还有个花捐局，专收淫税，以充军饷。赣州虽然偏僻闭塞，外地妓女却蜂拥而至，而且划分地段码头。扬州班聚集在均井巷、姚衙前一带，每日笙歌不断，吴侬软语不绝于耳；袁州班在坛子巷、古城巷一带。这两帮都是亮牌营业，门首乳白灯罩上写着堂名。另有本地土班，则分散在居民住宅小巷，以田螺岭一带为多，价最便宜。淫业的发达，派生出另一怪状：许多有名的大酒家大餐馆，不在通街闹市，而是隐伏在小巷胡同。仔细一琢磨，一点也不奇怪，原来它们开在妓院附近，酒与色

配套,故有“酒为色媒”之说。粤军走后,烟、赌受过禁,由明转暗,有很大收敛,唯独娼妓,久盛不衰。

至于“匪”,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不久,赣粤边和瑞金游击队已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方还有新四军通讯办事机构,可以公开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蒋经国所指的匪,是打家劫舍、拦路打抢的强盗。民不聊生,铤而走险,赣南山多林多,提供了有利条件。蒋经国曾经巡视到一个叫荒岗的地方,惊呼那里的人都当过土匪,儿子长到十八岁,要是还抢不到东西,就认为没出息,父母以此为不幸。

烟、赌、娼、匪,蒋经国提出先烧三样,给在座者以回旋余地,于是会场活跃起来。一中年银行家提出:“凡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四害为害最烈者,当推烟、赌、匪,至于娼,全国各地均未禁止,禁后花捐税源断绝,有损地方财政收入,而且影响市面繁华,万万不可禁绝。”一白发耆绅则提异议:“三禁应是烟、赌、娼,匪不是禁而是剿。其中尤以娼为祸水,最能迎合各方所好,故而当权者采取宽容态度,但淫为万恶之首,败坏社会风气尤甚,必须禁止。”

在座者纷纷发表高见,大多站在中年银行家一边,阐述娼妓有害亦有利,如同世上万事万物皆有利弊一般。老年耆绅陷于孤立,摇头感叹不已。

蒋经国听后,笑着裁定说:“既然有人对娼妓依依难舍,那就暂缓禁娼,不过,公务人员不能嫖妓,我们来个内禁外不禁。”

就这样,“三禁”算是定下来了。

禁烟禁赌真相

1939年6月30日,蒋经国发布手令:禁烟禁赌。

禁前一日,赌徒们狂赌滥赌个通宵达旦;烟鬼们则过足一夜瘾,把烟枪转入地下活动。

嗜好烟与赌的,多是权贵富豪们,他们均有靠山,向无忌惮。蒋经国上任初期,脚跟未稳,班底不齐,他的权力所能控制的只有专署、保安司令部,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他虽兼主任干事,工作人员多是康泽派来的,他还控制不了。而省党部督导员办事处、县党部、中统、军统的赣南站,保安团以及省属各单位,不仅他不能控制,而且制约着他的行动。抓抓平民百姓,当然没问题,碰在太岁头上,敢不敢动土,这对蒋经国是个严峻考验。

蒋经国果然表现了无畏精神,显示了霹雳手段。

一件赌案轰动了赣州全城。文清路有一住宅,八字大门,门楣石刻“惟吾德馨”四字,是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府第。赖伟英,本区南康县人,黄埔出身,少将衔,是熊式辉身边的红人。他的警备区包括省会泰和和赣中重城吉安。赣州以北,过了赣江十八滩,就是他的天下。赖伟英长期在外,少有回家,赖妻闲得无聊,常搓麻将消遣。禁赌令发布后,她倚仗丈夫的地位与权势,不予理睬。这天,她约了三位太太进行方城之战,赌博如烟酒上瘾,而且别

有一种侥幸心理,赢者想多赢,输者要扳本,常常八圈加四圈,酣战不休。当她们赌兴正浓时,警察突然逾门而入。有两位太太较为机灵,慌忙从后门溜走,只有赖妻和专署军事科长杨万昌的太太,不愿抱头鼠窜,宁愿坐以待擒。

警察问明二人身份后逐级上报,警察局长接报后感到棘手,不知这几名闯入“惟吾德馨”堂的警察是颟顸无知,还是有意拣块烫铁试蒋经国的手。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常是官样文章,到了下面成为一纸空文,难得执行。对这两名赌犯,能否与其他赌犯一视同仁,人们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蒋经国对付赌犯,一不罚款,赌徒会当作赌输,钱财可以失而复得;二不关押,那得扩大班房,对赌徒作用不大,出去还会再赌。他对付赌犯别出心裁,市中心的赣州公园,新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他把抓获的赌犯,先罚在碑前跪三天,自带蒲团或席子,上午下午各三小时,一天跪满六小时,可以自由回家。三天后,根据老实程度和情节轻重,罚以数日至数月的清道夫劳动。这既有让赌犯在抗日烈士前认罪的政治意义,又有羞辱赌犯人格,伤其自尊心,从而令其幡然悔悟的作用。对于一犯再犯者,让其头戴“赌棍”高帽,手提小锣游街,自敲自喊:“赌棍照样!”有社会地位的权贵们平日肆无忌惮,不怕关押,班房有优待室,甚至可雇妓侍候;更不怕罚款,钱是身外之物,冤枉来,冤枉去。他们最怕这样当众出乖露丑。

市民们把围观赌犯跪碑游街,当作一

种乐趣,路过公园,都要进去看看今天跪的什么人,明天增加何种人,免不了指指戳戳,说些讥讽挖苦的话,使赌犯们无地自容。

赖妻、杨妻犯禁一案,上报到了专员公署,蒋经国不能不有所考虑。他在赣南另搞一套新政,常与省府政令、条例相抵触,与熊式辉关系也日渐紧张,不给赖伟英一点面子,势必增加与省府方面的矛盾。而杨万昌呢,是自己身边的科长,平时工作卖力,要不留点情面,就怕周围干部会产生离心力,不愿为自己尽心。

他权衡一番利害得失,禁赌、禁烟为新政清基,此案不办,两禁将流于形式,三把火不扑自熄。开了先例,就怕河堤决口,难以堵塞。东门城墙上“大公无私”四字,将变成一种讽刺;自己宣布过的“非用霹雳手段,不能菩萨心肠”,也将成为笑柄。于是他对警察局长杨安中说:“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她们不过是两位太太,就能逍遥法外吗?”杨安中自然明白其中意思,诺诺连声,回去照章执行。

两位官太太跪碑的新闻不胫而走,市民川流不息地前去观看,有如看猴把戏,围个水泄不通。嬉笑戏谑,说什么的都有。赖妻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哪里受得了这种屈辱,而且膝盖也疼得难受,便站起身来大发雌威,扬言要打电报叫赖司令回来报仇。维持秩序的童子军要她仍复跪下,她竟撒腿就走,拦也拦不住。

蒋经国听了下面人禀报,被这种藐视禁令的行为所激怒,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

局长：“把她送囚犯教养所，教养三个月。”

这囚犯教养所，实是看守所。堂堂警备司令的夫人被放到此处和囚犯一起教养，这是更大的屈辱。一个接一个的电报打向吉泰警备司令部。赖伟英虽然对这位原配夫人无多大感情，但面子有关，不得不驱车回赣州，找蒋经国说情。当他来到米汁巷口专员公署时，秘书客气地接待他，但推说蒋经国外出巡视去了，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赖伟英愤而拂袖出门，大骂：“做得太过分了！”

蒋经国此时实在赣州，只不见他。赖伟英吃了闭门羹，自然怀恨在心，这便是日后南康籍将军联名控告蒋经国的原因之一。

事后，省警二大队的大队长张寿椿，给了赖伟英一个面子，让教养所给赖妻安排一个单人间，还派专人侍候。当蒋经国去重庆时，由赖家请医生开了一张有心脏病证明，保外就医。这一案件才不了了之。

此案的另一犯人杨万昌妻，老实跪了两天公园，杨万昌才从外地出差回来，得知妻子出了事，前去见蒋经国，请求宽恕。蒋经国面色严峻，语调低沉地问：“要我宽恕你的太太，因为你是我的下属吗？你的太太被宽恕了，那么赖伟英的太太，还有张三李四的太太，自然也要宽恕，我的禁赌令就不是大公无私了，我这个专员也就只能是五日京兆。”

杨万昌垂首无言。他知道蒋经国在火

头上骂起下属来，隔几间屋都能听见，现在用这种低沉的语调告诫，说明他的怒气已化入胸膛，不可能转还。自己家属的过错，已损及蒋专员的政誉，他不能再在赣州待下去了，次日便送上一张辞呈。几天后，他带着妻子去上饶另谋差事。

另一个轰动赣州的赌案，是出自赣州最大的利民商场（注：新中国成立后为国营赣州百货商场）。这家商场是粤军余汉谋部师长李振球驻防赣州时，军官们合资开办的。他们利用军车从广东运来百货，获利甚丰。粤军虽然早已撤走，但股东军官常常来此玩乐，加以常有外埠跑单帮客商来此洽谈生意，故而将楼上辟为俱乐部，经常聚赌通宵，经理坐庄抽头。禁赌后，这里成为地下赌场，防备严密。入夜停止营业后，从大门到每个楼口都有人守着，不相识的人不让上楼。负责禁赌的专署特务室、省警二大队和县警察局，蒙在鼓里不知情。亏得有一赌徒，因本钱输光，欠了赌债未还，遭到侮辱，愤而写信告密。

蒋经国得报后，亲自带着专署特务室行动队，便装前去抓赌。

子夜时分，他们来到赣州公园斜对面的利民商场周围，见楼上窗口被厚实窗帘蒙着，大门紧闭，稍有惊动，赌徒们赌具一收，抓不着把柄，就奈何不了他们。

蒋经国见门侧骑楼下，有一星灯火，映出腾腾蒸气，是个清汤担子，便走上前去，对煮清汤的老头打招呼：“老人家，生意好！”他一眼瞅见地上有个腰形竹笼，放进了十来碗清汤，灵机一动，问道：“是楼